七閑叢書之一

孟子七篇大傳

王揖唐

孟子七篇大傳

緒言

李笠翁言、予讀孟子五十餘年不知。而今知之。兒時讀自反而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觀朱註云。褐、賤者之服。寬博寬大之衣。心甚惑之。因生南方。南方衣褐者寡。間有服者。强半富貴之家。名雖褐而實則絨也。及近遊秦塞。見其土著之民。人人衣褐。因地寒不毛。止以牧養自活。織牛羊之毛以爲衣。又皆麄而不密。其形似毯。誠哉其爲賤者之服。非若南方貴人之衣也。予始幡然大悟曰、太史公著書。必遊名山大川。其斯之謂歟。蓋古來聖賢。多生西北。所見皆然。故方言隨口而出。非予遠遊絕塞。親覩其人。烏知斯言之不謬哉。從是觀之。則荀卿之非孟。王充之刺孟。馮休之删孟。溫公之疑孟。皆未深思耳。

孟子私淑孔子。而又受業子思之門人。然孟子所言與孔子不同。蓋孔子生春秋之世。而

孟子當戰國之時。故曰、知人論世。凡讀古人之書。宜通其大義。識其微言。不可斷章摘句。而問孔難孟也。外國且服膺論語。（如德國俾斯麥。日本廣田弘毅諸人。）而況中國乎。至孟子七篇。昌黎推尊於唐。紫陽表章於宋。黃梨洲所謂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孟軻字子車。一曰子輿。魯孟孫氏之後。生於鄒。）古書之以大傳名者。堇堇尚書大傳一部耳。（尚書大傳陳左海定本最善。）然伏生大傳四十一篇。（或云濟南伏生。子賤之後。）大要以訓故爲主也。而孟子大傳一十篇。文雖不屬。意實相承。蓋一以貫之也。案一貫之指。乃今所謂系統是也。吾國典籍皆有系統。（如無系統則一盤散沙。）惟世人不察。買櫝還珠。故古人之微言大義。闇而不明。鬱而不發。悲夫。余之老子大義。（老子明自然（歸要）自然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系統）。）莊子大傳。（蓋以天下篇逍遙遊篇齊物論篇三者爲幹。其餘采摭大宗師篇應帝王篇寓言篇秋水篇在宥篇天地篇天道篇至樂篇等。胠篋羣材而合爲一篇。大文字條貫有序。歷然可觀。此卽所謂系統。）論語大傳。（蓋取史記論語編次而爲大傳。首言孔子道大莫容。次言孔子歸魯治六經教弟子。末言孔子之道以仁爲本。而論語乃言仁之書也。老子言自然。莊子言破執。論語言仁。此卽所謂歸要。）孟子七篇大傳。其揆一也。要皆發明老莊論孟四書之歸要與系統 Résumé and System（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無邪卽詩之歸要。又曰。吾道一以貫之。予

一以貫之。此即所謂系統。

此吾之學易所以三復繫辭傳也。

大義大傳。蓋仿繫辭傳而作也。

孟子七篇大傳

七閩陳登澥湖士述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周行齊梁。所如不合。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强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史記本傳）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公孫丑篇）而孟子乃欲以仁義拯之。仁者人也。愛也。義者我也。宜也。合而言之道也。（教世教民。爲政爲人。不在多言。我宜愛入四字足矣。）梁惠王曰、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秦虜公子卬。魏獻河西地。遂徙都大梁。故魏一號爲梁。）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梁惠王篇。參閱史記魏世家。）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又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長子與子弟。皆謂太子申也。）是之。

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盡心篇）吾今而後知殺人之父兄人亦殺其父兄殺人之子弟人亦殺其子弟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盡心篇）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闢草萊任土地者次之（離婁篇）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盡心篇）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闢土地充府庫我能爲君約與國（與國、相與親善之國也、魏策、秦魏爲與國、是也、）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而求爲之强戰是輔桀也（告子篇）梁襄王問曰、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梁惠王篇）不嗜殺人乃所以愛人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滕文公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言商人大悅、稽首若崩厥角也、）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盡心篇）故曰、

仁者無敵。梁惠王篇。魯欲使慎子爲將軍。案慎子、慎滑釐也。釐讀若僖。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若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言猶且不可、尚且不可也。告子篇。蓋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盡心篇。秦楚搆兵。宋牼將見秦楚之王說而罷之。宋牼莊子天下篇作宋鈃。罷謂罷兵也。孟子曰、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以亦而也。互文耳。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若至一國一家、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未有不亡也。先生若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及夫一國一家、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告子篇。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朱注云、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梁惠王篇。此桓寬所謂開利孔而爲民罪梯也。司馬遷曰、嗟

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王充曰、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利之利也。案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萬章篇）用是觀之。孟子若不知利國之利、其爲安吉之利乎、抑爲貨財之利乎、則必問之。孟子不問而徑難之。一則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再則曰、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使對非所問、則王必勃然不悅、安能容忍之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盡心篇）善與利、公私而已矣。（程子云）孟子曰、易其田疇、（易治也）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盡心篇）君不可使富也。君肥而民瘠矣。富民、公也。富君、私也。富有公私、利亦有公私。謀天下之公利者、以天下之心爲心。以天下之事爲事。雖多取於民、而民不怨。圖一己之私利者、以一人之心爲心。以一人之事爲事。雖寡取於民、而民亦怨。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非井田之制）關市譏

而不征。譏察也。征稅也。言察其非常而不稅其物貨也。梁惠王篇。戴盈之曰、什一。戴盈之。或曰亦宋戴公之後也。什一。井田之法也。法言先知篇曰。什一天下之正也。多則桀。寡則貉。去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已止也。何如。孟子曰、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滕文公篇。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盡心篇。有布縷之征。出於五畝之宅。粟米之征。出於百畝之田。力役之征。出於八口之家。三者皆征其口財也。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趙注云。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興此三賦也。盡心篇。天下殆哉岌岌乎。萬章篇。天下句在此處。與莊子天下篇。古之人其備乎。文法相同。干戈相尋。迄無寧歲。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漢書食貨志贊引作芟。案莩芟並讀若殍。義同。梁惠王篇。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則亦立而視其死與。公孫丑篇。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殺越人于貨。如路劫之類。暋不畏死。萬章篇。則民之倒懸也久矣。民之陷溺也深矣。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由如字。是以如是其急也。離婁篇。孟子遨遊齊梁之間。皇皇如也。亦欲行先王之道而救民於水火之中耳。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

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介與草芥之介同。）湯三使往聘之。乃幡然曰、（幡翻古通用。）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覺之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萬章篇。）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盡心篇。）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盡心篇。）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王念孫曰。宜猶殆也。）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周霄問曰、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

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滕文公篇）然則孟子非不欲仕也。惟不敢枉道而爲容悅者也。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盡心篇）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滕文公篇）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如將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景子曰、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朱注云、景子景丑也）曰、豈謂是與、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之諸侯、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公孫丑篇）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告子篇）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

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爲其之爲去聲。）繆公（繆與穆同。謂魯穆公也。）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推子思不悅之意。）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漢書藝文志自注云、子思名伋。孔子孫。爲魯繆公師。）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萬章篇。）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齊臣。）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中國猶言國中也。穀梁傳桓公二年曰、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中國亦謂國中也。）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卽陳臻也。孟子之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子叔複姓。）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公孫丑篇。）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

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然且猶尚且也。且者。且）則是干澤也。（干澤猶干祿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晝地名。）是何濡滯也。（濡滯猶留滯也。）士則茲不悅。（尹士齊人也。）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之弟子。）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庶幾猶希冀之詞。）王如改諸。（諸猶之也。）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猶言雖然予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由猶古通用。言王猶可以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公孫丑篇。）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孟子去齊。充虞問於路中也。）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彼一時也。）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此一時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公孫丑篇。）孟子去齊。居休。（休地名。）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崇地名。）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

也。公孫丑篇。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一百一百鎰也。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賮。辭曰餽賮。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朱注云、取猶致也。公孫丑篇。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方言曰、屑潔也。不屑猶言不以爲潔也。亦不受之意。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爲讀去聲。得我猶德我也。言感我之恩德也。鄉爲身死而不受。鄉爲並去聲。鄉向也。爲猶雖也。今爲宮室之美爲之。今爲之爲去聲。以也。因也。爲之如字。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告子篇。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盡心篇。

所謂人皆有所不忍者。子弟之類。其所忍者。百

姓之類人能以其所不忍及其所忍則可謂之仁也所謂人皆有所不爲者簞食豆羹之類其所爲者萬鍾之類人能推不屑簞食豆羹之心至於萬鍾亦所不受則可謂之義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盡心篇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 盡心篇 則過人遠矣 盡心篇

淫辭邪說之害甚於鴻水氾濫衍溢於中國民其無噍類矣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 託於古以自尊 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 陳良楚之儒者陳相及辛皆楚人學於陳良者耒耜農具也耒之頭金曰耜其形似齒所以起土也字本作梠說文梠耒耑也 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 惑於異說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 趙注云朝曰饔夕曰飧當身自具其食兼治民事耳三皇之時質樸無事故道若此也 今也滕有倉廩府庫

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朱注云、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朱注云、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此皆孟子之言也。魯語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朱注云、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案今之政客、皆其流亞。案犀首、張儀之徒、要皆揣摩世務。以縱橫捭闔之術說諸侯。或以自矜。或以干榮。或以要上而詭遇苟合。是焉

得爲大丈夫乎。〔曾文正云、當孟子之時、蘇秦張儀公孫衍輩、有排山倒海飛沙走石之勢、孟子能不爲所搖、眞豪傑之士、足以振厲百世者矣、〕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朱注云、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篇、〕墨者夷之因徐辟〔音璧、〕而求見孟子、孟子辭以病、他日又因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是貴薄而賤厚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夷子之意、保民若保赤子、是謂愛民若愛赤子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自親始、〔廣韻五支、差、楚宜切、無差等、猶言無差別也、此荀子所謂僈差等也、〕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先折夷子愛無差等之說、爲若猶則若也、〕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此孟子之說書也、言據保民若保赤子而言、小民無知而犯法、亦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並非謂愛民與愛赤子無異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滕文公篇、〕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盡心篇、〕蓋有厚薄之辨也、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已止也、〕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盡心篇、〕班固曰、墨子推兼

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尸子曰。愛得其分曰仁。分讀去聲。）莊周曰。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今墨子生不歌。死不服。（猶言死無限也。）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音忽。）（無潤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行去聲。）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翟。禽滑釐。（讀若僖。）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文獻通考曰。按莊生之時。六籍未經秦火。其書具在也。而諸子百家。各以其說外馳而淆亂之。是以有闇而不明。鬱而不發之憂。此段議論誠醇正。無異聖賢之格言。東坡謂莊子蓋助孔子者。於此見之。）

楊子取爲我。（列子楊朱篇釋文云。楊朱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漢書五行志顏注曰。取讀曰聚。聚具也。其爲我者。皆爲我也。）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言拔骭之一毛而利天下。亦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朱注云。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案摩頂放踵者。摩禿其頂而至於踵。蓋謂頭無髮而足無毛也。莊子天下篇。墨子稱道曰。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是其證也。）過猶不及也。（莊子天下篇曰。墨子爲之大過。是也。）子莫執中。（朱注云。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

是亦近矣。近謂近道也。執中無權。權所以稱輕重而取中也。猶執一也。執一賊道。賊害也。舉一而廢百也。盡心篇。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亂。自達爾文進化論赫胥黎天演論二書出世。或疑孟子一治一亂之說。歐戰以後。則信孟子未嘗欺人。達赫二氏之說。亦未盡善也。當堯之時。水逆行。謂水不遵道也。謂之洚水。書曰、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此一治也。堯舜既沒。世衰道微。此一亂也。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此亦一治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著明也。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此又一亂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朱注云、閑衛也。距楊墨。放淫辭。息邪說。所以正人心也。滕文公篇。案楊子為我疑於義。墨子兼愛疑於仁。故孟子闢之。恐禍仁義也。法言吾子篇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是又一治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離婁篇。身之本在心。故曰、心者身之君也。天下之亂。亂於人心也。人心之惑。惑於異說。人

心之溺溺於多欲、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笠、又從而招之。（趙注云、笠闌也、招罥也、羇其足也、案笠本作苙、方言云、苙圂也、郭注云、謂闌圂也。）奚可哉。仲尼不爲已甚者、歸斯受之而已矣。（盡心篇）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盡心篇）有土地而無人民、不得謂之國、有土地人民而無政事、亦不得謂之國。（三者國之要素也、此與歐洲學說相合。）土地所以養人民也、非害人民也、寶土地者、所以寶人民也、政事所以理人民也、非賊人民也、寶政事者、亦以寶人民也、國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孟子曰、民非水火不生活、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盡心篇）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足也。）奚暇治禮義哉。（梁惠王篇）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王引之曰、爾猶如此也、言非天之降才如此其異也。告子篇）飢寒害之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孟子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盡心篇）顏子

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離婁篇）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已語辭也）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朱注云、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朱注云、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說文耒部作耡。耡、耤稅也）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私謂私田也。小雅大田之詩也）惟助爲有公田。（爲有猶則有也。乃有也）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鄉用貢法、遂用助法。（國中謂鄉、野謂遂也。）貢助並行、鄉遂異制、名爲徹法）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養成其德行也。此重德育之意）校者教也。（教民以啓其知識也。此重智育之意）序者射也。（此重體育之意）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此亦先當後教之恉）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答爲國之問）又使畢戰問井地。（畢戰滕文公之臣、使問井田之制也）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

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滕文公篇所謂新國與潤澤者。乃推舊而知新。因時而制宜。有常道。而無常法。道可亙古而常新。法無百年而不弊。故周公思兼三王。三王、謂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而待旦。離婁篇此酌古今之宜。以立一代之法。禮者法也。古書禮字、謂制度也。與法同意。周公制禮。即立周室之法度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爲政篇食之以時。用之以禮。盡心篇是也。孟子曰、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朱注云、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工不信度。朱注云、工、官也。度、法也。君子犯義。小人犯刑。朱注云、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上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下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朱注云、桃應、孟子弟子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朱注云、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然則舜不禁與。桃應問也。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猶蓋也。夫有所受、猶言蓋有所受也。於此可見司法獨立之精神。朱注云、言皐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桃應問也。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

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盡心篇朱注云、蹝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母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一人之天下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卽民與之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尊民之說也。燕王噲徒聞唐虞禪讓之賢。說文、噲讀若快。史記樊噲正義噲音快。而不知堯舜授受之公。乃欲效之。安得不國亂而身死哉。故孟子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公孫丑篇。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堯之子丹朱之不肖。舜之子商均亦不肖。堯之子朱放於丹水。舜之子義鈞封於商。見竹書紀年。不足。授天下。恐播其惡於衆也。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爲己憂。是憂民如飢溺也。憂民者。愛民也。故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爲去聲。下同。堯薦舜於天。舜薦禹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暴讀入聲。顯也。而民受之。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禹之

子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故禹薦益於天。朝覲訟獄者。不歸益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史記夏本紀曰、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自然而然謂之天。命亦天也。互文耳。莊子天地篇曰、無爲爲之之謂天。達生篇曰、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舉此以證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伊尹相湯以王天下。湯崩。太甲顚覆湯之典型。（太甲、太丁之子。成湯之嫡長孫也。）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湯墓所在。）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凡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朱注云、艾治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處仁遷義。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朱注云、亳商所都也。）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萬章篇）公孫丑曰、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盡心篇）齊宣

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賊仁賊義、猶言害仁害義也。張子西銘、害仁曰賊、是也。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梁惠篇、朱注云、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湯武革命取其殘而弔其民。應乎天而順乎人也。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湯武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心也。得其心有道。同其好惡也。離婁篇、史記管仲傳、管仲既任政相齊、與俗同好惡、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是其證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篇。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夫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其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其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其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

殺之也。梁惠王篇 他日孟子又告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離婁篇 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管仲曰、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穀梁亦曰、民者君之本也。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王船山曰、丘民者衆民也。案此與盧梭民約之說相仿。 得乎天子爲諸侯。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盡心篇 齊宣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易位、易君位也。卽變置諸侯之義也。 王勃然變乎色。曰、王無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萬章篇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對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籍謂典籍也。說文許君自敍云、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是也。秦兼有天下。燒詩書。阬書生。亦惡其害己也。明矣。於是君之權日益長。民之權日益削。中國專制之弊。實始於此。 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白虎通義曰、天子者爵稱也。 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萬章篇 顧亭林云、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 孟子民貴君輕之義。變置易位之義。天子一位之義。倡於二千餘年以前。非天

下之先知先覺者哉。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盡心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案恕者、以己量人度物也。）恕者仁也。故仲弓問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梁惠王篇）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內、讀曰納、結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朱注云、要求也。聲名也。案非惡其聲、謂非惡納交要譽之名也。蓋怵惕惻隱之心、隨見而發。非思而得。此人之眞心也。若有納交要譽之意、或惡納交要譽之名、是計較之心也。乍見之頃、爲時甚暫、而計較之心未生。故曰、非由此三者而然也。（一納交、二要譽、三惡其聲、然如是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端緒也。萌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於我者、
知皆擴而充之矣。擴讀若彍。朱注云、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卽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若火之始然、泉之始
達。始然始達。卽所謂端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孫丑篇皆恕道也。孟子曰、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離婁篇赤子之心、誠無僞也。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
予於大舜見之矣。萬章篇舜年五十而慕。卽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故曰、大舜大孝。萬章曰、象
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朱注云、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忸怩。方言曰、忸怩、慙䟗也。怩音尼。舜曰、惟茲
臣庶。汝其于予治。言汝其爲予治之也。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程子曰、人情天理、於是爲至。朱子曰、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
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少、少頃也。悠然而逝。子
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而曰、得其所哉。得其所
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朱注云、方亦道也。罔蒙蔽也。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

奚僞焉。萬章篇 大舜也。子產也。皆以誠待人。爾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盡心篇曰、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公孫丑篇 此一本於誠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取於人以爲善。所以成物也。與人爲善。孟子曰、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離婁篇案中庸三十三章、皆言誠也。孟子得子思之傳、故言多相發。 舜其至誠矣乎。舜之所以稱大舜大孝大智、以其至誠耳。 雖以瞽瞍之頑亦允若。萬章曰、瞽瞍亦允若。 象之傲亦忸怩也。皆至誠所感動。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是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離婁篇 蓋爲者僞也。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萬章篇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謂挾貴挾

故也。盡心篇 蓋有所挾。則非出於心之誠。皆所不友不答也。然教亦多術矣。孟子曰、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告子篇 陳相曰、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賈讀曰價。下同。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朱注云、蓰五倍也。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比讀去聲。次也。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滕文公篇 治國家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誠而已矣。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誠之爲貴。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尊師道也。親親也。由身及家。敬大臣也。體羣臣也。由家以及朝廷。子庶民也。來百工也。由朝廷以及其國。考工記曰。國有六職。百工居一。可見中國上古已注重工業。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由國以及天下。此九經之序也。其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九經皆爲具文矣。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是自誠而明也。湯武身之也。是自明而誠也。五霸假之也。是以力假仁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言惡知其假而非眞有也。盡心篇。 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中皆假仁義之名擅相攘伐此所謂春秋無義戰也凌遲至於戰國貴詐力賤仁義雞鳴狗盜盈天下而從衡長短之說與矯稱蠭出（矯稱猶云詐言也）誓盟不信海內爭於戰功矣孟子曰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告子篇）蓋戰國之世譎權之世也戰國之俗狙詐之俗也戰國之道姦姦而詐詐也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謂中人也上智與下愚則不可推移矣孟子稱人之性善荀子稱人之性惡（見荀子性惡篇）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告子名不害與孟子同時）世子（周人世碩漢書藝文志有世子二十一篇自注云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言性有善有惡（見論衡本性篇）故揚子謂人之性善惡混（見法言修身篇）吾今可得而論衡矣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朱注云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張氏云是將使天下以仁義爲僞而迷其本眞其害豈不甚乎故以爲禍仁義之言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

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朱注云、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案天命之性。無有不善。故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王引之曰、舊本皆如是。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也亦者也。互文耳。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盡心篇朱注云、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告子曰、生之謂性。朱注云、生指人物之所知覺運動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白羽。白雪。白玉。皆連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案天地之性。人最爲貴。何哉。貴其善也。陸桴亭曰、性爲萬物所同。善惟人性所獨。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張氏云、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今告子乃舉物而遺其則。是固出於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論也。其說行而天理不明。人欲莫之過矣。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彼長彼白。靜字也。我長之。我白之。動字也。故朱注云。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曰、白、

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上二白字讀、亦動字也。馬之白、我以爲白。人之白、我以爲白。此不過識別之力耳。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上二長字讀、亦動字也。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朱注云、以上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也。案白、馬之白、長、馬之長、馬之白、我以爲白。馬之長、我以爲長。不過能識別已耳。長人之長、則有敬之之心。故長馬之長屬乎智也。長人之長屬乎義也。且謂彼長爲義乎。而我長之爲義乎。彼長在外、而我長之在內。故知義內而非外也。荀子以禮義爲人爲、人爲、僞。而非情性之正。莊子以仁義爲騈枝、而非道德之正。二子之言性、皆外仁義也。然荀子明禮義爲外物者、蓋欲人學而求之以矯其性。孟子性善之言、所謂長善者也。荀子性惡之言、所謂去惡者也。孟子荀卿、其言雖異、而欲人爲善之意則同也。故史記孟荀合傳。莊子明仁義爲外物者、乃欲人棄而絕之以任其性。告子所謂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是亦外仁義也。今曰仁內義外、毋乃譽矛與盾乎。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朱注云、孟季子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此公都子答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伯兄、長兄也。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酌、酌酒也。曰、先酌鄉人。朱注

云。此皆孟季子問公都子答也。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朱注云。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曰猶若也。論語憲問篇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曰亦若也。然如是也。言若今之全人。何必定要如是。史記孔子世家。有問。曰有所穆然深思焉。通志曰。作若是其證也。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弟在尸位。子亦曰在位故也。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朱注云。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方宗誠云。敬叔父乎以下。將公都子之駁難。孟季子之答。盡在孟子口中代爲問答。到下文只記季子問之四字。何等空靈便捷。若再述一遍。則贅冗矣。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也歟辭也。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喩。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朱注云。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朱注云。此卽湍水之說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此卽世子性有善有惡之說也。史記宋微子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王子比干者。紂之親戚也。案微子開卽微子啟也。論語漆雕開。漢書藝文志注作漆雕

（啟。是其證也。王子比干。紂之叔父也。顧亭林云。以紂為弟。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而賅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案桀紂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亂。而關龍逢（關龍。複姓。逢。音龐。夏桀之賢臣也。）王子比干不與焉。而謂之皆亂。其亂者衆也。（其猶以也。下同。）堯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治。而丹朱商均不與焉。而謂之皆治。其治者衆也。（尸子云。）則所謂性善者。亦以善者衆也。（入性本善。其有不善。如桀紂幽厲者。亦少耳。）

孟子曰、乃若其情。（朱注云。乃若發語辭。）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方宗誠云。以上六章。合之是一篇大文字。首五章。是辨告子論性之非。後一章。是發明性善之旨。乃若其情三句。即情以明性。）案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自然之性也。本來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是天之性無有不善。如四端是也。性之欲或有不善。如七情是也、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朱注云。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而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中和皆善也。（游氏云。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故孟子曰、其情可以為善。（發而中節。）乃所謂善也。（謂之和。）詩曰、天生蒸民。（蒸民。衆民也。韓詩外傳同。毛詩作烝民。）有物有則。（言有物必有則。則理也。嚴氏粲曰。則即帝則。以其具於吾心。與生俱生。不可踰越。故謂之則。如有耳目。則有聽明。案帝則即天則也。）民之秉夷。好是懿德。（詩大雅烝民篇。夷作彝。常也。秉。執也。懿德。美德也。言

民所秉本然之常性。皆好此美德也。朱子曰。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朱注云。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朱注云。北宮姓。黝名。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朱注云。刺殺也。嚴畏憚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姓。舍名。施語助也。如春秋介之推燭之武之類。朱注云。會各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以黝陪舍。以子夏陪曾子。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者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朱注云。此曾子之言也。子襄曾子之弟子。夫子孔子。

也。縮、直也。惴、恐懼也。往、謂往而敵之也。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此一段。因公孫丑借孟賁之勇。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賁勇士也。故孟子先論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又引入曾子子夏。以明黝舍任氣而不動心。與曾子子夏明理而不動心。不可同日而語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知言。不養氣。朱注云。強制其心。不必更求其助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帥猶主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至猶及也。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朱注云。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心、之所之曰志。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則志氣相屬而不相離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無暴其氣。即養氣之謂也。若不養氣。則亦不得持其志矣。公孫丑聞孟子志至氣次之言。以爲至極次貳之謂也。故問志既爲至極。則祇持其志可也。又言無暴其氣。何也。此蓋未知志氣之相連屬也。故下文孟子以說明之。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志氣鬱則壹也。昂則壹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王船山曰。踐地安而始舉足曰步。流水步曰趨。跳走曰蹶。蹶蓋趨之甚者。方蹶則心爲之揚厲。方趨則心爲之悚敏。故曰。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直字與上文縮字相應。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言氣之十害。可以參閱。則塞於天地之。

間 言氣之體。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朱注云。配者合而有助之意。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案餒說文作餧。無餒故曰浩然。是集義
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 朱注云。慊足也。則餒矣 孟子不動心。由善養浩然之氣。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故無
餒也。而告子之不動心。祇強制其心。而無集義養氣工夫。此其異也。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結應告子。必有事焉而
勿正 朱注云。正預期也。心無忘勿助長也 忘與助長。養氣之大害。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
之者 朱注云。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然歸 芒芒然無知之貌。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 朱注云。其人。宋人也。病。疲倦也。
其子趨而往視之則苗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
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此一段爲養氣之學。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
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
起必從吾言矣 此一節爲知言之學。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公孫丑篇。孟子曰、君子深造
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此亦勿忘勿助之意也。離婁篇。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離婁篇案博學詳說。

是窮萬物之理、反說約、是由萬物之理而窮其源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盡其心者所以窮理也、盡性也、窮理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卽天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朱注云、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謂奉承而不違也。案此卽易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也。方宗誠云、孟子學問四十歲以前在知言養氣上用功、四十歲以後齊梁不用、而歸在深造自得博學約反上用功、故至老年則盡心知性以知天、不僅知言也已、存心養性以事天、不僅養氣也已。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盡心篇。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盡心篇。方宗誠云、孟子七篇中、始言養氣、繼說養性、終說養心、可見孟子爲學與年俱進。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舍息也。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朱注云、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涌出之貌、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有原之水、漸進不已、以至於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此答何取於水之問也。離婁篇。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章文章也。盡心篇。文顧不重乎哉。太史公曰、孟軻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蘇明允曰、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嵬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當。案孟子之文、得陽剛之美者也。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見論語公治長篇。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

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論語子路篇・中道作中行・狂獧作狂狷（音絹）獧狷古今字也・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又問其人也・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牢字子張・朱注云・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案牧皮力牧之後・與琴張曾晳爲友・蓋亦狂士也・何以謂之狂也。又問其行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朱注云・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不屑亦不潔也・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朱注云・原與愿同・謂謹愿之人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一鄉皆稱原人焉。故謂之鄉原・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擧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汚世、汙世濁世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呂新吾曰・鄉原是似不是僞・今人却把似字作僞字看・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與猶以也・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朱注云・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經正則庶民興、興於善也・庶

民。興。斯無。邪。慝。矣。慝謂惡之匿於心者也。朱注云、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方宗誠云、君子反經。收束通篇。神完氣固。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呂氏曰、知謂知其道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趙注云、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爲湯左相。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朱注云、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盡心篇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吾甚慙於孟子。梁惠王篇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滕文公篇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由猶古通用。離婁篇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盡心篇

大著多所發明極爲欽服。長汀江瀚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初版

定價　壹元貳角

著述者　七閩陳登澥

發行者　七閩陳友元

印刷者　京華印書局

代售者　北京天津上海　福州各大書坊

